

中国名画家全集

ZHONGGUO MINGHUAJIA QUANJ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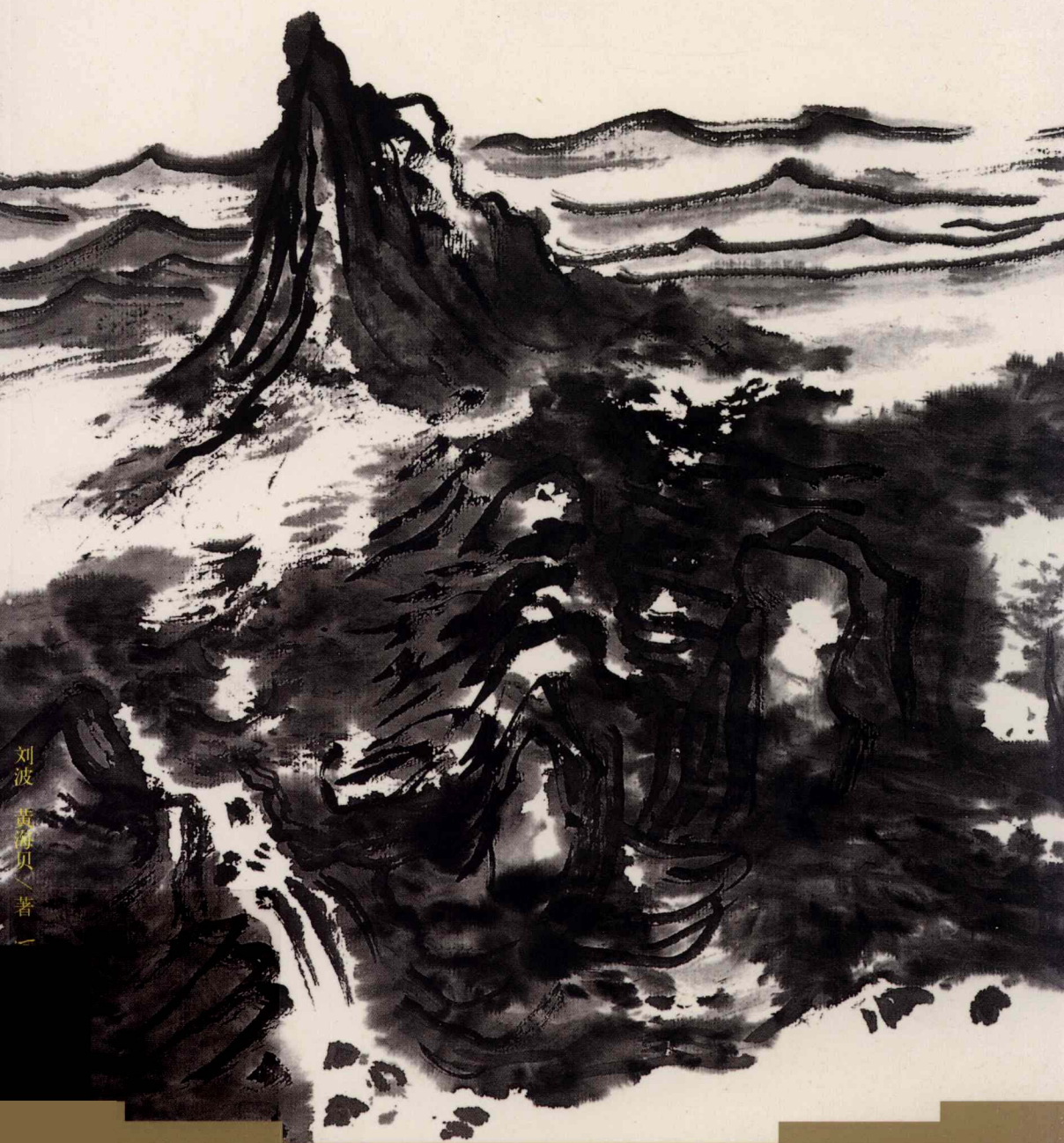
当

代

卷

DANGDAIJUAN · MEIMOSHENG

梅墨生



中国名画家全集

ZHONGGUO MINGHUAJIA QUANJI

当

代

卷

DANGDAIJUAN · MEIMOSHENG

梅墨生

刘波 黄海贝 /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名画家全集.当代卷.梅墨生/刘波, 黄海贝著.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9.6

ISBN 978-7-5434-6041-6

I.中... II.①刘...②黄... III.①中国画-作品集-中国-现代②中国画-艺术评论-中国-现代
IV.J221 J2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02011号

出版发行 /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 邮编 050061)

出 品 / 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
www.songyafeng.net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72号3号楼2层
邮编 100101 电话 010-84853332

编辑总监 / 刘 峥

文字总监 / 郑一奇

责任编辑 / 张天漫

编辑助理 / 王 琳

装帧设计 / 王 梓 卜秀敏

印 制 / 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1092 1/16 13.5印张

出版日期 / 2009年6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434-6041-6

定 价 / 58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 005-031 学艺历程
宣传画、《辞海》、刘庚堂老人及象棋带来的缘分 006
弃医从艺 010 拜“真人”为师 015
矛盾与抉择 024 何止于“化蝶” 025
大道显隐，薪火相传 028
- 033-055 习艺小记
默生与墨生 034 涂鸦与刷红 034
启蒙师 035 碑与帖 036 书体好恶 039
诸师散记 040 关注理论 045 展览与获奖 048
求学之艰辛 049 临习与自运 051
遗篆而不攻 051 线画质量 052 写生 052
笔墨情结 053 山水画 053
花鸟画 055 文人画与修养 055
- 057-181 作品赏析
- 182-194 艺术成就
- 195-203 各家评论
- 204-209 论艺摘编
- 210-216 年表简编



学艺历程



宣传画、《辞海》、刘庚堂老人及象棋带来的缘分



70年代初祖孙三代合影

“我生长在河北省的一个小县城，从小就喜欢书画，没有任何原因。童年的时候赶上‘文革’，我踩在凳子上帮大人们画宣传画，写大标语。”梅墨生祖父家的墙上地板上被他画满了《西游记》、《三国演义》里的小人儿。祖父是生意人，会用毛笔记一手漂亮账目，小梅就跟着祖父用毛笔练字。父亲有了空闲，也对小梅的画指点一二，画匹马，父亲说，前面的马腿短了，再画长点儿。

那时候，好学的梅墨生喜欢到处乱跑，找有趣的地方玩，有一天，他看上了城里的一家刻字店，于是三天两头跑到店里看人家刻印章。刀划在石头上的可可声，在小墨生耳中成了最动听的音乐。和店主人混得熟悉了，梅墨生就拿店里的边角料自己刻。学着大人的样子，一手端着牛角印章，一手握着刻刀，一刀下去，光滑而坚硬的牛角上只有淡淡的划痕，小梅的手上却多了条深深的口子。“疼得我，半天喘不过气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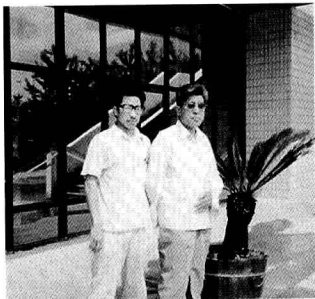
12岁那年，祖父家住进位叫刘庚堂的房客，他是解放前的国文教师，后因地主出身，被打成“右派”，“文革”时又丢了饭碗。刘老先生是深度近视，带着几道圈的眼镜，说话喜欢咬文嚼字。刘庚堂喜欢小梅这个好学的孩子，见到他总是笑眯眯地，唠叨个没完，便教他念《古文观止》、《昭明文选》。“《古文观止》将我带进一个神奇美丽的古代世界，让我遐想不已。我特别喜欢诵读其中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至今人到中年，仍不能忘怀自己髫龄时把卷吟颂文中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时的惬意与神往。”

庚堂老人擅长写楷书，是典型的馆阁体。他教梅墨生说：“写字要融合诸家，但必须先精专一两家。”他常标榜理想的书法

是“欧体赵面颜筋柳骨”，还详细解释欧阳询、赵孟頫、颜真卿、柳公权四家的身世和书风特点，令小墨生大开眼界。在书法方面，刘老曾请教过末科状元刘春霖，拜访过天津写匾名家华世奎，还见过潘龄皋，既受此三人点拨，可见他书法观念的由来。“我的古典文学基础及书法基础之根，主要是由刘庚堂老人给打下去的。”梅墨生感慨道：“成年后眼界一开再开，有了自己的思想，我曾在文中表示反对‘馆阁书’，其实原因在于我的审美观，若论感情和渊源，我与‘馆阁体’是挺不疏离的。”

梅墨生是个好奇心很重的人，凡事都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磨着别人问这问那，又因为名字中带个“墨”字，因此，小时候邻居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小磨”。“那时候一到周日，我就去城外乡下拜访有点名气的文化人，有一次打听到某村住着个老教书匠，于是借了辆自行车骑了几十里地，摸到人家里去，和那个老师谈天说地，谈到兴起，老人居然把他家中的一本老《辞海》借给我回家读。”那个年代，家中的书几乎都被烧干净了，梅墨生哪见过有这么多字的书？小字密密麻麻的，每个汉字都能说出那么多意思和解释。他如饥似渴地读着，如获至宝。还书的时候，梅墨生没有忘记管父亲要了点钱，给老人买了些点心送去，老人看到这个爱书如命的年轻人，实在不忍心，最终将这50年代出版的珍贵的《辞海》送给了他。

那时候，梅墨生还是个棋迷，那是因为看到祖父与人下棋所引发的兴致，后来便一发不可收拾。“文革”期间，放学后没事干，他便去小县城唯一的书店闲逛，意外在书店中发现了《象棋》月刊，从中长了不少见识。后来，又弄到一本杨官璘、胡荣华的对局谱，回家后天天摆棋谱，自己和自己下，“马五进三”、“车九进八”，乐此不疲。在家“磨好了刀”，梅墨生就去大街小巷，到处找棋友切磋技艺，甚至暗下决心，将来要当全国的象棋冠军。祖父家对面住着个前清秀才，人称邵老爷子。老头儿脾气



↑ 与父亲合影

↓ 与母亲合影



童年与妹妹合影

古怪，手中总是倒拉一根竹拐杖，见人从来不理，却爱和祖父下棋。每次对弈时，梅墨生便在一旁认真观看，还给祖父支招。“‘小磨’这小子机灵！不简单！”有一天，邵老爷子在和祖父下棋时，突然发话了，于是梅墨生被“请”到了老头儿的书斋。一进屋子，可了不得，那一架子线装古书，把小梅看得眼睛都直了。原来邵老爷子的孙子是红卫兵造反派的头儿，他家的这一屋子书才得以幸免。“小子，算你有福，喜欢什么就借走去读吧！不过有一点，我这人爱书，你看书时，不准将书弄脏，更不能弄坏一点儿，窝个角儿都不行！而且一次只能借走一本，看完还回来，再借第二本。”梅墨生一边连连点头，一边小心翼翼从书架上取下自己喜爱的书，激动得手都抖了。在那个精神文化生活极度苍白的岁月，这座“宝库”不知给少年梅墨生带来了多少乐趣。

后来，梅墨生又寻访到一位技艺不错的棋友，老人家也爱下象棋，常约他去家里过两招儿。谁知日久天长，这个聪慧的少年棋艺提高很快，终于有一天，老人败在了少年手下。“不玩了，不玩了。”老人突然像孩子一样耍起赖来，一推棋盘：“下棋不好玩，我教你练武功吧！”“练武功？！”梅墨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您会武功，我怎么没听说啊？”“难道什么事都非要让别人知道么？小子，明天早上五点，你到我家来！”老人神秘地说，说完，还顽皮地眨眨眼睛。“我那时候看过很多武侠小说，什么《七侠五义》、《小八义》，我当时就觉得，我一定是遇到高人了，心中那个激动，一晚上都没睡好觉。”

梅墨生果然遇到了高人，在他14岁这年，开始接触武术。

“师傅，我们练的这是什么拳？”小梅好奇地问老人。

“别叫我师傅，我也还没出师呢，没法收徒弟。”老人说。

“可您教我拳法，不就等于收下我这个徒弟了？”小梅总喜欢抬杠。

“说得也是啊。”老人想了想：“这样吧，你我也不用行什么师徒之礼了，你就给我鞠三个躬，我开始教你就得了。另外，不许把我教你练拳的事情给人说去，我教你拳法可不是为了扬名，你以后也别叫我师傅，还是叫大伯。”

梅墨生怕老人突然反悔，赶紧上前鞠了三个躬，依然叫声“大伯”，从此在老人的教授下刻苦练功。先从最基础的站桩练起，每天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一动不许动，三伏天，汗如雨下，噼里啪啦滴到地里，梅墨生并不觉得苦，只感觉有些枯燥，就这么傻站着，也叫学武？就这样练了几个月，有一天，小梅放学后照例来找老人练功，终于忍不住抱怨了：“大伯，今天还练站桩么？这么长时间了，您教我点真功夫吧？”

“真功夫？小子，我教你的可都是真功夫！来，过来！”老人朝自己的肚子指指：“你朝我这肚子打上一拳，用力啊！”说罢，站起身来。梅墨生来到老人面前，往自己的小拳头上哈口气，使出全身的力气一拳打过去，只听“哎呦”一声，涨红了脸，不住地甩手：“大伯，你这肚子硬得像块水泥板子，疼啊！”老人淡淡一笑，说道：“这回你再来试试，看有什么变化。”小梅不服气，忍着痛又一拳打了上去，就觉得拳头像是被磁铁吸住了一样，一下子贴到老人肚子上，任他蹦跳用劲，拳头却怎么也拔不下来，只听老人大喝一声，小梅被一股气流震出去四五步，仰面倒地。

“大伯——”梅墨生兴奋极了：“好大伯，我们练的到底是什么神功，您老就告诉我吧！”“小磨”又开始磨人了。

被磨得没办法，老人只好开了口：“小子，我这一身功夫，本来就打算带入土了，谁想遇到了你。咱们这功夫，你就算和外人说起，问一百个人，恐怕九十九个都没听说过。我的师傅告诉我，这叫‘内家拳’里的一个非常隐秘的‘脐正门’功夫。若要练成这门拳，需要练满三年形意，三年八卦，三年太极，三三得九，九九归一，方能出师。”

梅墨生听得痴了，口里念念有词：“内家拳，内家拳……”

“小子，我有三子三女，却从没有教过一个，你我是有缘啊！我今天教你的这些功夫，你记住多少，就练多少，不许拿笔记，用心记，没记住的部分，练不成，那也是个人的造化。将来你长大了，若遇到合适的人，也可把你学到的继续传下去。不过一定要记住，练武不是为了逞强，打架，更不是为了扬名，为了荣华富贵。”

从此，梅墨生用心跟老人练功，再没嫌过枯燥，也从不喊苦，并且，练拳的事情，连家里人也未告诉。细心的母亲只察觉儿子一天比一天能吃，有时候一顿能吃七八两，问儿子去哪里



1998年与书法启蒙师刘庚堂先生合影

野了，儿子只是含糊着，也不说。父亲却很高兴，因为墨生出生在“瓜菜代”的年代，从小身体就弱，一年得住一两次医院，家人很是担忧。如今，看到儿子体格越来越壮，精神头也旺，做父亲的自然开心。

弃医从艺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寒来暑往，四季轮回。转眼，梅墨生已经和老人练了两三年功夫了。这期间，老人除了教墨生站桩外，还教他一些手上功夫和内功。“大伯精通中医之道，城里人有个头痛脑热，伤筋动骨的毛病，常找老人把脉点穴按摩。他忙不过来时，就让我在一旁给他帮忙打个下手，这么着，我连一些中医的理论，也一并学来了。”梅墨生感慨道：“记得有一次，大伯家来了位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的病人，是个一米八的大汉，大伯手上病人多，就将他交付给我按摩。我需要用单手垫在病人的腰部，把他慢慢托起来，只头和脚稍微搭在床上，然后我还要缓缓转动那只托着他的手，按摩他的腰椎。这对于个头不高，身体又较单薄的我，需要多大臂力和腕力啊。可我当时并不感到怎样吃力，你说这不是练‘内家拳’的效果么？”

练功之余，梅墨生并没有放弃其他爱好，下棋，读书，写字，还去县城的文化馆学习绘画。“文革”初，梅家烧毁了一大批书，梅墨生曾从火中抢出一本《怀仁集王圣教》的字帖，那是明末清初的拓本，也是家中所剩唯一和书画有关的书了，小梅把它当成宝贝，没事就拿出来临摹，后来又师从刘庚堂老人，学写楷书。“这是我在书法方面喝到的‘第一口奶’。”梅墨生不止一次这样动情的比喻：“那时候别人都管我叫‘小杂家’，因为我什么都感兴趣，见到什么都想学。有人说，小梅，你应该专一点儿。我说，不着急，我还没想好自己以后究竟要做什么呢。”



←与美校同学合影(左一)

→早年作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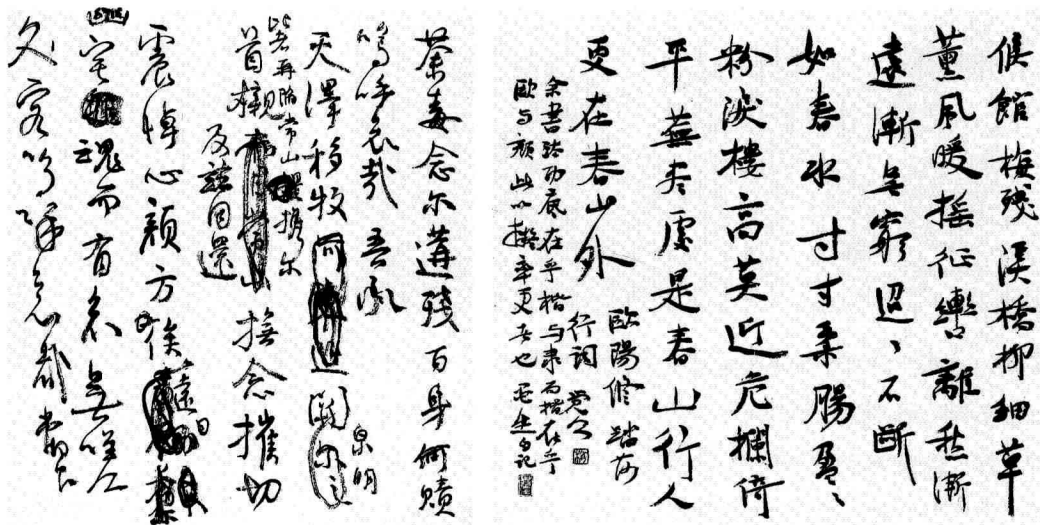
17岁那年，父亲帮梅墨生做出了选择——学医。父亲身体一直不好，很希望子女中出一个医生。何况在梅墨生十三四岁的时候，就曾在父亲的带领下拜其友人，中医院副院长，当地名医李连仲先生和徐德林先生为师，学些基础的中医知识。与此同时，他正和大伯学“内家拳”，没想到大伯也是个中医高手，小梅不知不觉又长了许多见识，领悟到不少中医的奥妙。高中毕业后，父亲找人把梅墨生送到镇中医院上班，不久很容易就考取了相关的“上岗资格”——那年头也不太正规——成为镇中医院的一名出诊大夫。梅大夫聪敏好学、悟性高，又经名师指点，不到一年工夫，在当地就小有名气了。一天，一位患者急匆匆来到中医院，一进门就念叨着：“请给我挂个梅大夫的号。”可当他拿着号来到相应的诊室，却发现里头坐着的，竟然是个毛头小伙儿。

“请问老梅大夫在哪个房间？”

“我们这里就我一个姓梅的大夫。”梅墨生笑眯眯地说。

“不对啊，我听说咱们这有个梅大夫，口碑特别好，难道……”患者怀疑地看着对面这个年轻人，怎么也不相信这就是那个妙手回春的“老梅”。可既然大老远的跑来了，号都挂了，只好不情愿地进屋坐下来。

中医讲求望、闻、问、切。梅墨生在询问患者病情时，那个人像赌气似的，就是不肯说，一定要考验一下“小梅”的学



←临颜真卿祭侄稿
35×31cm 1993年
→行书斗方
40×43cm 1999年

问，让他先把脉，然后说出个一二三来，看准不准。梅墨生不止一次接待过这样的病人，他心平气和地为患者把脉，然后将自己的诊断一五一十地叙述出来。患者越听越惊讶，对“小梅”大夫佩服得五体投地。

当个好医生，治病救人，对于善良的梅墨生似乎很适合，然而他却并不快乐。“不是帮助病人不快乐，而是每天必须面对着一张张痛苦的脸，耳边充斥着痛苦的呻吟。有时候，面对疑难或重病的人，无能为力。有时候，你开出了药方，虽然只是几毛钱，可病人都嫌贵，买不起。每到这时，我心里就特别压抑和难过。我想，不行，我不能再走这条路了，我应该做能让自己开心，也能给别人带来乐趣的事情，于是，我又想到了绘画。那是当医生一年以后了，我已经满 18 岁了。”

18岁那年春天，梅墨生有一次找大伯去练拳，临走的时候，老人突然有些伤感，他拍着墨生的肩膀：“小子，终于长大成人了，你也该奔自己的前程了，你今后不会当医生，更不会从事武术，你的前途全在‘文化’这上面，必定要吃‘文化’这口

饭。记住，不管走到哪里，都要以诚待人，要谦虚好学，还有，有空常练练功，艺不压身，别轻易荒废了。”老人对易学是有研究的，莫非他会摆卦看相？这些，都不得而知了。不过一切都应了他的话，秋凉时节，梅墨生考上了河北轻工美校，从此远离家乡，踏上新的人生征途。



四年相处，梅墨生和大伯情同父子，从他那里受益无穷。练习“内家拳”，不但使梅墨生强健了身体，磨练了意志，而且也让他对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入的接触与领悟。“大伯告诉我，他的师傅姓白，教了他几年功夫，在1931年，突然告诉他要离开，‘高人’从此隐遁江湖，大伯再也未见过他。大伯本人更不想让外人知道自己身怀绝技，如今，他已作古，我也年近半百，我想，我可以说出他的名字了，老人家姓俞，单名一个敏字。”



↑ 1998年与武术启蒙师俞敏先生合影
↓ 在北戴河鲁迅像前

梅墨生放弃了中医的职业，最终走上艺术的道路，这让父亲很失望，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父亲的担心多于不满，他怕儿子犯“思想上”的错误。好在父亲比较开明，见儿子决心已定，更了解儿子的脾气，也就不再劝说了。

父亲的言行身教对梅墨生的影响很深，小梅是三个孩子中的老大，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对他要求很严格，甚至连他走路的姿势都要挑剔。父亲一生耿介而清高，他的这种性格直接遗传给了儿子，可他并不希望儿子走自己的老路，担心小梅会因此“吃亏”，于是告诫小梅做人应当圆融些，别太硬太倔。谁知到梅墨生十二岁时，性格仍然没有任何改变。

“墨生，我为你的未来担忧，你还是那么直！”父亲忧虑地说。

“爸，我已努力改变自己了，可我实在感觉自己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小梅天真地回答。

“那你就要做好准备，将来也许会因此跌跟头啊！”父亲说。

“谁叫我是你的儿子？”小梅的直率劲儿又上来了，毫不犹豫地反问……“和父亲的这段对话我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梅墨生自嘲地笑笑，重复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啊。”

入学伊始，梅墨生的国画成绩很好，西画却一般，主要是因为从小国学方面的基础打得比较扎实。后来经过三年的勤奋学习，西画水平最终也赶了上来。当时美校有一位名师，是早年北平国立艺专毕业的，名叫宣道平。他曾受教于齐白石、黄宾虹、李苦禅等大师，其所作的大写意花鸟，上世纪50年代即闻名河北。此人率真豪放，却一生坎坷，“文革”遭劫，收藏的文物悉被强掳，期间又被下放到陶瓷厂画瓷，困顿不堪。“文革”结束后，刚刚平反，心情晴朗，艺兴大发，不意突患中风而致偏瘫。到梅墨生入学的时候，宣道平已病休在家，谢绝来客。

说什么也要和宣师见上一面，经班主任乔文科老师介绍，梅墨生带上自己的习作，终于敲开了宣道平家的门。这是一所简陋的地震棚，老人在病床上默默看完梅墨生的习作，立刻对这个青年人无比青睐，他对身边的老伴说：“以后让墨生每周来一次，不必挡驾。”此后，每个周末，梅墨生都会带上自己最新的习作来到宣道平家里，请他指导。宣道平除了指导梅的画作外，也对他的书法作品进行点评，他对梅墨生说：“你于楷书所下功夫久矣，不必再束缚灵性，以我观汝，笔性大方，最近于我，以后改写宋代苏、黄、米可也，或欲求于晋人亦佳，惜晋人遗迹不易得见耳。”从此，梅墨生在宣先生的指点下，专门临习黄、米二家行草。宣道平在唐人中特别喜欢李北海，因此也让梅临习《李思训》及《岳麓寺》，除此还有北碑，他格外强调临碑时须以帖韵化之，勿堕粗俗之中。“那时候我每周都去宣师家请教，偶尔因为别的事情耽误一次，隔周再去的时候，师母都会说，墨生啊，你怎么上周没来，你老师一直念叨你呢。宣师中风后身体非常不好，在病榻上，他用尚好的右手给我亲自做示范，每每让我感动之极，由此生出无限的学习动力。”

同一时期，在家乡刘庚堂先生的推荐下，梅墨生亦和天津书家玄光乃先生有所交往，玄先生也是迁安人，专习北碑。梅墨生便通过寄日课向玄光乃求教。玄先生每信必复，批改至为认真。他指导梅墨生临习《张猛龙》《龙门二十品》等，可以说是梅习北碑的引路人，然而两人却从未谋面。1980年初，北京有十位书法家在唐山举办联合书画展，梅墨生参观之后，眼界大开，并对其中沈鹏和欧阳中石两位先生的作品十分欣赏服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便贸然致信二位先生并寄去日课求教。原以为不一定会得到答复，未料两位先生都分别复了信，指教之中殊加勉励。这对于一个热爱书画的青年，可以说是莫大的鼓励与鞭策。

在美校，梅墨生谨记俞敏师傅的嘱托，并未因繁忙的学业而荒废了功夫，相反，每晚自习

过后，他都会溜到校园外去苦练掌力，这也是应了俞敏的要求，练功不是为了卖弄和张扬，因此不便为外人道，练完功，早已过了宿舍的熄灯时间，校门也锁了，他只好翻墙入校，或者买包香烟“贿赂”看校门的师傅。那时候，梅墨生练的是“铁砂掌”，为磨练掌力，要用手掌大力拍打铁砂，练完功后还需用药水泡手，化肿散淤。可在学校里，哪里去找药水啊，每天只能忍着疼痛坚持作画。到后来，手上的红肿越来越厉害，几乎每个关节都无法弯曲，连习作都完成不了了。考试的时候，交不上习作，毕不了业，那就误了大事了，这么一琢磨，梅墨生只得停止了练功。

艺校三年生活，眨眼就过去了，毕业离校时，报社的书法肖一先生送给梅墨生一张条幅，上书“趁好年华要读书”，后来被他悬挂在单身宿舍的床头，有四五年之久，以做自我勉励。上学时，周末除了去拜访宣道平老师，梅墨生也常去探访报社的肖一先生。肖先生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学识渊博，曾以“肖体”风靡幽燕书坛，当时也是河北书协的副主席。“肖师热情健谈，每次晤谈，话无间断，举凡文史掌故，皆所论及，对我垂垂以教，至为关爱。然私心喜先生之人之文之学而不喜先生之书。然继刘庚堂先生后，启我文史最多者，肖一先生也。”梅墨生在二十年后的随笔集《记忆的微风》中，曾有如是动情回忆。

拜“真人”为师

毕业后，梅墨生先是被分配到了山海关。那是个闭塞的小城，与梅的性格很不相符，两个月后，经过一番努力，遂被调到秦皇岛市，在制镜厂做设计工作。秦皇岛市濒临大海，虽然对眼前的工作仍不满意，可大海将梅墨生躁动的心安抚下来，大海以宽广博大的胸襟接纳了这个来自异乡的青年，也以凝重



↑ 1998 年与沈鹏先生合影
← 与黄宗江、欧阳中石先生合影
↓ 宣道平老师像



←与冯其庸先生合影
→与童中焘先生交谈



神秘的气质吸引了他。人生之旅正如海上泛舟，那时候年轻的梅墨生还完全不能体会。

制镜厂的工作单调乏味，每天机械化地描着相似的图案，几乎没有翻新，更谈不上想象和创造。梅墨生在美校学习了三年美术设计，有良好的天赋，加之后天刻苦，在小小的制镜厂业务水平一下就凸现出来，很得领导的赏识。然而，率直的梅墨生年轻气盛，竟直截了当向厂长表示，自己不会长久呆在厂里，他的理想并不在这里。话一出口，他便尝到了恶果，从此被“下放”到车间，成了一名制镜工人。看来制镜厂是真的呆不下去了，经过一番周折，梅墨生又从制镜厂调到了火柴厂，设计火柴盒，这与前者大同小异，也不是长久之计。

一年后的一天，机会终于垂青到这个苦恼的年轻人——《秦皇岛日报》在市里招聘记者。报社是个新闻文化单位，如果能到报社工作，便能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然而，听说招收名额只限5人，可报名人数却有500人，他又觉得太渺茫了。“试试吧，墨生，兴许能考上呢！咱们努力了，考不上，也不后悔。”朋友给他鼓劲，还替他借来了历史、地理、政治、马列等一大摞文化考试需要复习的课本。梅墨生被感动了，那就拼一把，也算不辜负朋友的厚望。本来文史底子就不差，又玩命复习了一段时间，功夫不负有心人，梅墨生在500多人中脱颖而出，被报社录取了，离开火柴厂，成为《秦皇岛日报》的一名编辑。